

俄罗斯学生汉语学习词典需求探析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以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为研究对象, 考察俄语对其汉语学习造成的负迁移,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俄罗斯学生对汉语学习词典的独特需求。

关键词: 母语负迁移; 汉语学习词典; 需求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中叶, 俄国就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近年来, 中俄两国通过举行“国家年”、“语言年”及其他重要的双边文化交流活动, 大大促进了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此同时, 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4月报道称, 俄罗斯国内有近3万名中小學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在220所不同的教育机构中学习汉语, 其中还包括商业汉语培训班。仅2009年至2010年学习汉语的人数就增加了4000人。由此可见, 对俄汉语教学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于汉语和俄语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 语言间从形态、语法、语义乃至语用等各个层面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因此, 俄语对汉语学习造成的负迁移非常显著, 与此同时, 为克服这些负迁移而专门编纂的有针对性的汉语学习词典也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2 俄语对汉语学习的负迁移

六十年代初曾出现过外国学生到副食商店买“鸡蛋妈妈”的笑话, 因为他学过“鸡蛋”, 但没有学过“鸡”。教学中没有把“鸡蛋”分析为“鸡”和“蛋”, 以体现其灵活性和可解性, 所以学生学了“鸡蛋”, 却不懂得“鸡”的意思(贾颖2001: 78)。一部前苏联汉学家写的专门介绍汉语的书中把“亲友”解释成为“亲密的朋友”, 显然, 作者不知道“亲”在这里不是“关系近; 感情好”的意思, 而是“有血统或婚姻关系的人”的意思。国外的汉学家尚且会犯这样的错误, 更不要说没有任何汉语基础或者汉语基础非常薄弱的外国学生了。又如一本《华俄词典》把“洽谈”译为“融洽的会谈”, 也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洽”这个语素在“洽谈”一词中的意义, 将此处“商量; 接洽”的意思与“融洽”的意思弄混了。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 尤其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 还是无法直接就按照汉语的构词机制来理解这类合成词的。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之中, 母语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负迁移。

2.1 词义认知的负迁移

首先,不同民族认识事物、命名事物有着不同的方式。汉民族认识事物更多地关注事物的类属联系和共性。比如汉语中的“马车”、“电车”、“汽车”“自行车”、“独轮车”等词,其中的“车”反映了“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这一共性的概念。与这些词相对应的俄语词则是 экипаж (马车)、троллейбус (电车)、машина (汽车)、велосипед (自行车)、гачка (独轮车)。俄语中这些表示“车”的词,没有反映出车的共性,反映的是差异,表现出的是个体,因而俄语词义多以囫圇的概念、综合的形态表现。汉民族认识事物更多地关注事物的类属联系,因而其词义属分析形态。汉语中许多是分析形态的词在俄语中则为综合形态。上面各种车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就是例证,尽管俄语有很多词缀,但是与有独立意义的汉字是不能比的。俄语的综合形态决定了俄语词义的记忆,基本属于综合记忆、整体记忆。所以,俄国(也包括其他印欧语系)学生在学汉语的时候,往往也会有一种错觉,把汉语的一个合成词看作是一个不可切分的整体,认为汉语的双音节、多音节词只是几个连缀在一起的音节,而不是可以分析的有意义的、有构词能力的语素。因此在词汇学习中采取以词为最小单位整体记忆的策略便是唯一的方法,其流弊往往陷于死记硬背,影响学习效率。这样学过“鸡蛋”却不知道“鸡”的尴尬事情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鸡蛋妈妈”的笑话是由于学生不了解汉语合成词的分析性特点所造成的,而“亲友”的错误则恰好相反,那位汉学家是知道汉语的合成词是可以分解为语素的,然而,他还是没能正确地理解这个词的词义,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有人会说,因为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语素义。的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造成这种语素混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2 构词方式的负迁移

众所周知,俄语属于印欧系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变化,通常都是通过词缀法来构词的,而形态变化少的汉语,则更多地是通过合成法构成新词。俄、汉语词汇存在的许多重要差异,都与词缀法与合成法的不同特点有关。

词缀法包括前缀法和后缀法两种,虽然它们都是虚词素与实词素相加,但这两种方法所包含的语义机制是不同的。E. C. Кубрякова 认为,后缀法把原始的符号(词缀)纳入由后缀表示的符号类中去,而前缀只是将原始符号在某些方面加以确切。这时,称名的基础仍是原词干,而前缀只表示原所指的变化特征。前缀与其说是将原所指分类,还不如说是将其确切,用其地点、时间关系来限定它。(Кубрякова E.C.1977: 222)。

萨丕尔也说:“有些语言,如拉丁语和俄语,只用后附加成分来联系一个词和句子的其他成分,前附加成分只用来限制根本成分的具体意义的观念,而不影响根本成分在命题里的地位”(萨丕尔 1985: 58)。的确,我们可以在俄语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由后缀法构成的 работать—работник, север—северянин, будить—будильник, 由前缀法构成的: дед—продед, президент—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等。

通过词缀法构成的俄语派生词,词素与词素间的联系,基本上是线性的,串联式的。而且,词缀法构词具有层级性,即一个生产词在与某个缀词素组合成新词之后,这个派生出的新词还可以继续加缀词素派生出另一个新词。俄语构词法中用词的深度(глубина слова)来反映词的词素结构,例如 сух→сухой→сушить→осушить→осушение 这一构词链即为4级派生。一般说来,俄语词的深度是1—5级,个别的词则可达到7级。但是,无论派生词有多少层级,其构词词素之间的关系都是线性的,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结构,词素在词中可能出现的位置,事先已经被大致确定了。

汉语合成词内部成分的关系要比俄语词缀法中的关系复杂、丰富得多。汉语的合成词大多由两个实词素构成,这种以实词素与实词素相结合的构词法是现代汉语构词法的主要特

征。语素与语素间的联系，可能呈现出某种立体的多维结构。而且，语素与语素的结合，显得十分自由，参与合成的两项之间，关系也多种多样。周荐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全部双音节合成词作了调查分析之后，提出了定中格、状中格、支配格、递续格、补充格、陈述格、重迭格、并列格及其他 9 种格式。按能产程度来说，居于前 4 位的是：定中格；并列格；支配格和状中格。

现在让我们来看“亲友”这个词。我们知道，它是由两个实语素组成的，但是，组合的时候却有二种可能的形式，一种是由两个名词性语素“亲戚”和“朋友”按照并列的关系组成的并列格合成词，另一种是由形容词性语素“亲密的”和名词性语素“朋友”按偏正关系组成的定中格合成词。熟知词缀法构词方式的外国学生在对这两种构词方式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会受其母语构词机制的影响，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带有“特征”+“基础”性质的定中格构词方式，按照不同的构词形式来理解，得出的词义当然会截然不同。上文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洽谈”也属于这种情况，它也可以按照由两个动词性语素“接洽”和“会谈”组成的并列格及由形容词性语素“融洽的”和名词性语素“会谈”组成的定中格形式来做不同的理解，外国学生选择了错误的理解方式恰恰证明了母语的构词模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心理上更倾向于优选与母语具有相似性质的汉语的相应的形式。

两种语言构词机制的不同使得操两种语言的人称名的“思路”也不相同，造成了两者在“语言意识”上的差异。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产生的“中国式外语”的现象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一个不知道如何用俄语表述“裁军”的学生，往往会想俄语“裁”怎么说（сократить?），“军”又怎么说（армия?）。于是按着汉语的构词习惯很自然地把“裁军”译为 сократить армию，而该俄语词实际上是借助表示“使分解”之义的缀词素 раз-来表达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排雷”—разминивание，“化冻”—разморозить 等。同样，要表示“不再爱”这一意义时，中国学生不会想到 разлюбить 这个词，多半会借助 больше не 或 перестать 等实词单位去传达俄语中虚词素表达的意义。相反，对于俄语中由两个根词素合成的合成词，如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е（地震），рукопожатие（握手），кровоизлияние（出血）等类型的，则会觉得颇为“亲切”，即使在汉语里没有对应的合成词，也会觉得容易掌握。

除了构词方面的因素，语义、语法、词汇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会造成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的错误。这些因素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帮助学生由母语思维向汉语思维转变的过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的课题。

3 俄罗斯学生汉语学习词典的需求

通过对俄罗斯人汉语学习中典型错误的分析，可以看出，“母语式思路”对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负迁移。对于俄罗斯学生来说，他们母语的字母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拼音文字，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和语法变化。而要学会用汉语的符号系统进行编码，即学会用汉语进行交流，就像用惯了刀、叉的手去拿筷子吃饭一样，自然会感到困难。外语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词典的使用，一部好的有针对性的词典，会使学习过程、学习效率事半功倍。那么，俄罗斯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汉语词典呢？

3.1 认知基本单位的需求

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时认知最方便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掌握了字（语素），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再进一步构成词、词组、句子等更高级的语言单位，相对说来较为容易，这个过程可能更符合人们的认知与言语心理规律。其实，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就已经开始从字出发，以字带词、带句进行教学了。近年，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主席、巴黎第七大学白乐桑教授在法国大、中学校的大力推行以字为中心的汉语教学，他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张朋朋老师合编的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已先后在法国出版了汉法版、在中国出版了汉英版。2002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与

南开大学崔建新合编的《说字解词》，这本教材式的词典充分考虑了字在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笛卡儿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具有方法性的知识”，我们认为，以字为出发点组织汉语教学，教给学生的便是方法性的知识，因为字在汉语中以动态的方式存在，有限的字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构成不同的词。这样掌握了字与构词法，就能以简驭繁，迅速有效地扩大词汇量。字可以根据新事物的需求，不断地进行新的组合，而反映这些新事物、新词语的出现，并没有给人们的学习增加多少负担，这完全是因为人们熟悉这些常用字的原因。所以以字为出发点进行汉语教学必然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它教给学生的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它培养的是一种自学汉语词汇的能力。专门为对外汉语教学所编纂的词典，也可以将这个理念借鉴过来，构建以字为中心的新型词典。

3.2 微观结构模式的需求

目前已出版的汉语词典及汉外词典，都是由字切入到词、词组、成语，即先在条目字后列出该字的所有义项，然后将词、词组、成语等统统罗列在后面并给出释义。这种编排方式对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于使用的，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无法帮助学生克服由母语所造成的负迁移。因此，俄罗斯学生迫切需要一部结构上不同于现有词典的，能够在下面这些方面有助于他们的词典：

1) 帮助字义词义融汇贯通

我国目前通用的汉语词典编排方式，字的作用，首先是帮助检索，至于在语义上的诠释作用，是要大打折扣的。也可以说，字义与词义的解释，实际上是“两张皮”。这是因为，首先，一个字往往具有多个意义，在解释词义时，并不特意指明该字究竟用于它的哪个义项。从现有的词典看，这要靠读者自己去揣度琢磨，对号入座，词典本身的结构样式并没有明确显示。这对本族人来说尚且存在一定的难度，更不用说初学汉语的外国人了。中国人看到大街上的一块广告标语牌“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如果认识这几个汉字的话，理解上不会产生困难，因为他知道这里重复使用的“理”与“财”是用于不同的意义。外国人却多半会感到困惑。而正确理解词义又是正确使用词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外国人学汉语的一个难点。正如前面提到的“鸡蛋妈妈”、“亲友”等等这类错误一样，这种“字义不对号的问题”（王艾禄 1996：32）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就需要将词义与字义对照起来，将词放在相应的字义下。从语义角度看，字义下列词能将字义、词义的解释联系沟通，汇成一气。如果我们将“亲友”这个词直接放在“亲”字的这个义项之下，就可以一目了然地说明这个词的意思了。

2) 帮助辨析词义。

现代汉语词汇中，一些意义有联系的词语，特别是那些有相同语素、相同词性的词，留学生非常容易用错。如在学习“表扬”一词时学生提出“表彰”“宣扬”“发扬”等词与“表扬”有何区别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借助于《汉俄教学字典》很容易找到答案。如近义词“简洁”“简明”，具有共同语素“简”，都有“不复杂”的意思，用于言语即指“言语简单明白，不罗嗦”。它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语素“洁”和“明”。但是，普通词典中，学生在“洁”和“明”字头下根本查不到“简洁”“简明”这两个词，因为普通词典是不列条目字在词末的逆序词的，更不要说将逆序词放在构词语素的相应义项之下了。因此，普通词典无法解决“简洁”“简明”这两个词究竟用于“洁”和“明”这两个语素的哪个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帮助学生辨析这两个词之间的意义差别。《汉俄教学字典》则恰恰考虑到了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时的难点，采取了“项下列词，不分序位”的做法，当几个词具有一个相同的语素时，学生可以借助查构成词的其他语素辨析这几个词的意义，比如“洁”的语素义为“清洁、整洁”因此“简洁”着重指“简明扼要没有多余的话”；“明”的语素义为“明白、清楚”因此“简明”着重指“话语明白而不复杂、罗嗦”。再如近义词“符合”“适合”，具有共同语素“合”，都表示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相合。“符”与“合”

意思相近, 都有“相合”的意思, “符合”着重强调“完全相同、一致”; “适”指“适应、合适”, “适合”着重指“适应、配合得适当”。

3) 帮助学习构词知识, 扩大词汇量。

汉语词典普遍采用按首字相同排列词的做法, 以“水”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里就收录了150个含“水”的词, 如“泪水、口水、茶水、海水、墨水、钢水、卤水、水表、水车、水草、水兵、水笔、水缸、水汪汪”等等。但在“水”字条目下, 只能查到“水”位于词首的词。这种排列方法, 实际上只展示了字的构词以及语义特征的一半, 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方式, 使他们在构词时只能沿着一个方向、一种模式走。要解决这个问题, 外语词典中的词族排列法很值得借鉴。著名的《达里词典》在许多动词的词条下插入了特殊的一栏, 用小号铅字给出能够阐释该动词前缀小系统的简短的例子。如: 在 *вязать* 词条中, 给出了带有前缀的动词: *Ввязывать поплавки в невод. Вывязать узор. Довязать чулок. Извязать все нитки. Навязать махалку. Надвязать шест. Обвязать голову. Отвяжи колокольчик. Развяжи узел.* (转引自 Гак В.Г. 2001: 6) 动词 *вязать* 是其他带前缀动词的词根, 它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核心字。将同根不同前缀的动词放在一起, 可以直观地展示语言的语义—构词系统。同样, 汉语学习词典在每个字义下列出由该字所构成的正序、逆序词, 可以在比语素更高一级的单位——词中考察该语素的用法, 了解语素与语素间结合的规则(比如哪些语素可以和哪些语素相结合, 以什么方式结合等), 使学生掌握语素在语言系统中的组合与聚合关系, 从而提高学生认字、组词的兴趣, 帮助学生们掌握正确的构词方式, 并促使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自主地运用这种构词方式来组词, 达到扩大词汇量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将词语中的语素分析出来又重新组合新词, 实际上也是“温故而知新”的过程, 语素的复现率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强化学生的记忆。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心理语言学的支持。关于留学生合成词构词加工特点的研究发现, 中等水平留学生合成词的加工已经开始受合成词内成分的频率和构词方式的影响, 出现和母语成熟读者合成词加工相类似的特点。心理语言学者们认为, 从构词的角度看, 用已有的一个词为基础构词与用完全不同的词来构词相比, 大脑的记忆负担要小得多, 也许大脑正是用这种数量的代价换取了加工的速度并减轻了记忆的负荷。基于这种考虑, 可以在词典中将条目字位于词首的词作为主条, 给出汉语拼音及相应的外语释义, 将条目字在词末的双音词用特殊字体标出, 列于该字的相应义项之下。这样的词典更符合俄罗斯学生的构词习惯和记忆习惯。

4) 帮助正确掌握字、词的用法

外语词典对语法信息的标注特别详尽, 尤其是词类标注、搭配信息等非常的完备。这一点汉语词典还有待提高, 尤其是汉语词类问题, 因其不同于外语词的复杂性而对外国学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因此, 俄罗斯学生迫切需要详细标注语法信息的词典, 这些语法信息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字、词的用法, 特别是在与其他词组合时可能出现的位置, 在句子中所能起到的语法功能, 与其他词的搭配关系等等。一些虚词和有特殊用法的实词, 如果能够对其进行详尽的俄语详解释义, 并配上典型的例证, 可以弥补学生由于汉语水平的不足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偏误。

5) 帮助完成教材中的特定练习

作为一部配合“以字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工具书, 不仅应当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 而且还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这就要求词典与按同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配套, 并成为教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其可以引导协助学生完成教材中遵循“以字为中心”这一基本原则设计的多种练习。

3.3 收词立目的需求

除了为克服母语负迁移对词典结构单位、微观结构有特殊需求之外, 俄罗斯学生对词典的收词量也有特定的需求。对于初学者和程度不高的学生来说, 他们所急需的是帮助他们学会对汉语进行编码, 即生成言语的积极词典。积极词典所要收录的条目不能像描写性的详解词典那样“有词(字)必录”, 必须有所选择。正如 A. E. Супрун 所说的: “学习词典的一个

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选择性，它应当包含最必需的知识”（Супрун А. Е. 1978: 46）。也就是说，“学习词典通常是与语言词汇系统的核心打交道，而不涉及语言词汇系统的外围区域”（Денисов П. Н. 1974: 56）。Л. В. Щерба 在他的《词典学一般理论初探》一文中强调说：“我认为对每一种外语来说，一部收词量不大的词典都是完全必需的：这是为初学者而编的学习词典。它应当包含所有基本词，不了解这些基本词就不能在使用该语言自由阅读篇章的过程中取得巨大的进步，并且这些基本词应当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Щерба Л. В. 1958: 7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词典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最低词汇量词典。Н. М. Шанский 将这个范围称作“小型词汇系统”（Шанский Н. М. 1977: 111），学习者掌握了这个小型的词汇结构系统，实际上就是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的核心，就能够比较自如地应用这个系统中的词汇进行最必要的交际活动了。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国家教育委员会 1988 年 1 月 26 日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汉语的常用字为 3500 个，其中一级常用字 2500 个，二级常用字 1000 个。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在所统计的 180 万字语料中，共使用不同汉字 4574 个，前 2418 个字累计覆盖率达 99.00023%。最常用的汉字都集中在此。编纂学习词典时，应当对照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选择频率居 3500 位以前的相对而言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在考虑使用频率的同时，兼顾该字的构词能力，尽量选择构词能力强的汉字；尽量选择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中经常使用的和阅读通俗文章时常用的字、词。并根据《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对词汇进行筛选。

3.4 检索方式的需求

一部好词典能给读者提供一种很方便的检索方法，就如同一座宝藏为人们留出了许多方便进出的大门。否则，难得其门而入，读者也只能徒呼奈何。对于汉语词典来说，尽管有许多可资选用的检索方法，但是却没有一种全民认可的、比较理想的、高效率的方法。自从东汉许慎发明 540 部以后，汉字字形排检（主要是部首排检）大行其道。后来有了依汉字声韵排检的书，汉字音序、形序排检法始告完备。上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对汉字排检法问题做过大量研究，并分别从音、形、音+形等几个角度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排检法。当然，那些研究都是以母语为汉语的读者作为假想的使用对象的。现在词典常用的检索方法无非是汉语拼音音序法、部首法、笔画（数）法几种，中国人用起来问题不大。但当词典的使用者是外国学习者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也十分重要起来——拼音音序法似乎更合乎西人的习惯，可是不知道读音的字无法查；形序法似乎可以用来对付不认识的字，可是有些字的部首或笔画学生根本不会拆（中国人还经常拆错呢），对于没有学过部首的外国学生来说，部首系统简直就是一座庞大的迷宫；四角号码更连中国人都嫌麻烦，也别指望留学生能觉得方便。那到底什么样的排检法适合外国学习者——尤其是开始学汉语前很少接触汉字的那一批——呢？看来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更需要对外国学生认知汉字的规律进行调查与研究。俄罗斯人编纂的《汉俄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俄罗斯人不是按照我们的汉语词典所通用的音序和部首排列法排列汉字索引表的，他们按照汉字的右下角的笔画形状，将所有的汉字区分为“一”、“丨”、“丿”、“㇇”、“丶”5 个大类，每个大类中又细致地区分出几个小类。我们认为，既然是专门为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编纂的词典，自然要考虑他们学习汉语的传统，考虑对他们来说最方便、最适用的检索方式，既然他们已有专门的排检汉字的方法，不妨将这种方法借鉴过来，在我们的对俄汉语学习词典中也设计一个按照汉字右下角的笔画形状编排的检字表，对于不知道字的读音、又不会正确切分部首的俄罗斯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把打开词典这座宝库之门的非常重要的钥匙。这种检索方式与汉语拼音、部首检字法一同组成词典的检索系统，可以为外国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方便他们的使用，使他们能迅速检索到要查找的字、词，从而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

4 结束语

上文我们总结了俄罗斯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母语造成的负迁移,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俄罗斯学生对汉语学习词典的特殊需求。我们认为,如果按照这些需求去编纂对俄汉语学习词典,一方面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会为我国乃至世界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Гак В. Г. Словарь В. И. Даля в свете типологии словарей[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1, №3.
- [2]Денисов П. Н.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и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74.
- [3]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Языковая номинац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 [4]Супрун А. Е. Некоторые свойства учебного словаря и словарь для обучающего[A]. Проблемы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и обучения лексике[C].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 [5]Шанский Н. М. Лексико-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и учебные словар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ы[A].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C].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7.
- [6]Щерба Л. В. Опыт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A].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 фонетике[C]. том 1. Ленинград: 1958.
- [7]贾 颖. 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 汉语学习. 2001(4).
- [8]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9]王艾禄. 字义不对号: 一个词典编纂中值得注意的问题[J]. 汉语学习, 1996(1).

A Probe into Russian Students' Requirements for CFL Dictionary

Zhang Chun-Xin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Russian students, this paper probes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ir mother tongue into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Russian students' unique requirements for the CFL dictionary.

Key words: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the CFL Dictionary; Requirements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以字为中心的对俄汉语学习字典编纂研究”(10YJC74012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俄两国汉俄词典编纂的诸参数比照研究”(12BYY1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春新(1975—),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

究方向：词典学，术语学。

收稿日期：2015-08-26

[责任编辑：张春新]